

过年是中国人的仪式

“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会让平凡日子发光的魔法，是我们对庸常生活的复仇。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年，是国人最盛大的典礼，熬过冬至黑夜最长的一天，进入腊月，一切都热气腾腾起来，祭灶神、贴春联……现在的繁琐程序，或许是你多年后的专属记忆。过年为什么要有仪式感？这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吾心安处是春节

□李晓

大年三十下午，我在云层里恍若看见了年的翅膀扇动而来，带着时光呼啸的声音。

这些年的除夕，一颗心在薄薄心房微微颤动，因为分外敏感而变得警觉，感叹一年时间的久远又隐入夜幕，感叹时光朗朗中的从容与慌张。

除夕夜，大街显得空旷，最后归巢的车辆，这也是穿过时间的隧道，车辆行驶在马路上的声音，沙、沙、沙……马路上仿佛有一层落叶。我依次走过卖小吃的包子铺、修燃气灶的小店、卖螺丝帽电灯泡的五金店、平时人声鼎沸欢鸭叫而今大门紧闭的菜市场，这些店铺，从没有聒人听闻的大招牌与卖力吆喝，却扎扎实实供给着生活的日常所需。除夕夜，我来向它们辞别转瞬就要成为旧年的时光，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感谢。

躺在沙发里看央视春晚，这是多年守岁的一种仪式，一首歌颤动了我的心弦，那歌词里这样说：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也能从里面长出新枝丫……却没有耐心再等到那首结束的《难忘今宵》响起，就窝在沙发里打起了轻微呼噜。上床睡觉，身体里的生物钟与龙年降临的时针相遇了，我醒来翻了一个身，一个简单动作就这样跨过了农历的年关。

正月初一早晨，打开手机，是此起彼伏拜年的信息，感觉很多是群发信息，心里很难起一丝涟漪。网络拜年兴起后，总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失去了往日热乎乎交往的温度，四处点赞也在消耗着元气。我在一个亲戚微信群里发了一个红包，有人淡淡说声“谢谢”，也有人不吭一声。我总固执地认为，亲戚是盘根错节在气缭绕的乡间，他们在群山怀抱里散发着年年岁岁里的芝兰之香，这些亲亲热热相互互动的亲戚，也建立起我与故土根深蒂固的血脉关系。而今，在我们的下一代，大多亲戚如在嘴里反反复复嚼的一块寡味口香糖，伯、叔、姑、婶、姨、舅、侄、甥……这些亲戚间的称呼，在他们心里也如一团糨糊。

正月初一有登高习俗，在我生活的小城，城后有草木蓊郁的山，那是城市的肺叶。妻说，我们去登山吧。沿着小城缓步登山，新年阳光如棉布衣裳暖暖披在身上。我与妻在山上打量着城市，看清它的全貌，值得一辈子托付终老的地方。下山路上，妻说：“新年了，你啊，我也不想对你有啥奢求，今后情绪稳定一点吧。”我点点头，心里有愧疚。今年，是我与妻走进一窗灯火下的30年。一个家度过的柴米油盐日子，朴素平淡，鲜有浓郁，汤汤水水的生活甚至有些平庸，其间有甜蜜温存的涟漪涌动，也有灰色日子的沉渣泛起，生活如一块粗布缝制欢喜也用来当抹布，身体里的疾病和精神上的困顿困苦甚至如影相随，也远没有实现我当年追求她时信誓旦旦中许下的很多诺言。

下午，去江里游泳，这是我冬泳的第15个年头。一掌一掌划过碧波，耳膜里传来潺潺水声。一年又一年的涓涓时光之水，汇入了时间的汪洋。我在这汪洋里，努力求证那一滴生命之水的存在。

正月初三上午，天津回来的老武，驱车来接我去他乡下老家。老武的村上老宅，是一个古柏树院落，苍苍古柏已迈过300年时光。我在山顶俯瞰，黑压压的古柏俨如大地上泼洒的浓黑墨汁，古树也散发着一个村庄的气场。我与老武去他的老院子溜达，杂草疯长，屋顶上顽强的老烟囱苔藓漫漫。凝望这些乡间老院子，它们俨如多年故人，在时间的荒野里保持着恒久沉默。6年前，老武在村上建起了气派的小院，他说要守护自己在老家的根，不过这只是定居天津的老武心里的一个执念罢了。而今，小院由老武的一个单身汉长辈看守，70多岁的长辈也在那里迎来了迟来的婚姻生活，一个村子里的老寡妇投奔他到小院居住，两人还牵着手高高兴兴去办了结婚证。中午，我和老武在他亲戚家吃了一顿柴火熊熊中做出来的丰盛土菜。食物，是抵达故乡的信号，它精准命中舌尖上最深沉的乡愁。老武吃罢，他靠在院子里的墙根上晒太阳，嘴里喃喃，但我听不清楚他在说啥。

下午，我陪老武去他母亲墓地祭拜，燃烛、献花，地下的老母亲，小小的心意，请您收下。在一棵松树下，老武跟我回忆那年回家跟母亲相处的最后一个春节，他给母亲洗了最后一次脚，搓洗着母亲一双青筋凸露的小脚，抬头望母亲，母亲深蓝的眼眸也正凝视着他。而今，没了父母的老家，老武问我，到底又靠什么维系与故土的关系？我一时无法作答。

正月初五晚上，与几个发小在一个农庄小聚。我们放开喝酒，散去时还动情搂抱，相约明年春节再聚，把友谊维持到老，延续到下一辈。

接连几天的吃喝，让我的胃在抗议了。于是婉拒了在外面的吃喝邀请，在家里就着泡菜喝青菜小米粥。突然感觉荒芜了不少日子，灵魂里还嗷嗷待哺着。躺在床上灯下翻阅书卷，这才是我精神停泊的港湾。平时买书的速度远胜于读书，总感觉那些没来得及打开的书，它们在书房里幽幽地凝视着我，也构成了我灵魂的重量。若干年后，我其实不知道这些书的归宿。

正月初六晚，我散步到离家500米外的一家书店。书店的灯，在春节的晚上一直亮着，那是友人小雷开的小书店。这些年，我在这家书店进进出出，通过纸上摩挲与阅读，悄然吞食消化自己的人生，一点一点打破着生活里竖立起的壁垒，让我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

人间依然是一块福地，这是属于我的春节时间，烟花那么冷，烟火如此热，在我心安处，盛放着时间深处的陈酿。（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手写春联

□海清涓

过了小年，每次视频，母亲都要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在母亲眼里，农历的春节才算是真正的过年。我也想早点回去陪母亲，只是年底事多，一直忙到除夕上午才回老家。

对于我带的机制的春联，母亲不喜欢，一是觉得春联的内容无新意，怀疑春联是去年没有卖掉的陈货；二是觉得不好看，千篇一律，没有传统的灵气和韵味。母亲羡慕楼上的吴阿姨和楼下的张叔叔。吴阿姨家的春联是朋友手写的，张叔叔家的春联是亲家手写的。我说现在大部分都是机制春联，挂式、贴式，还有喷金的，各式各样，精美如画，而且比手写春联方便。说着说着，母亲就生气了，说家里的春联要贴一整年，为什么我就不能给她带一副手写的春联回来，早知道安排姐姐他们带春联，不安排我带春联了。

没想到母亲如此看重手写春联。母亲生气了，我不敢吭声，弟弟说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一辈子好强能干的母亲，自从左手摔伤后，心态变得跟小孩一样，常常以骂人的方式向儿女撒娇。母亲一天天老了，变成需要我们照顾的人，我们只能顺着她，把她当小孩来宠。

我没有写过春联，就算现在学写春联，也得准备笔墨纸砚才行。我试着在朋友圈问，万能的朋友圈，附近哪里有手写春联卖？有微友快速回复，亲，手写春联不用买，新华书店可以免费领，书法家协会在新华书店门口举办现场送春联活动。

妈妈，我去新华书店领一副手写春联，我打开门往车库走。打开车门时，一回头发现母亲跟在身后。母亲喜欢热闹，加上母亲不放心我，母亲要亲眼看着书法家写春联，我只好带上穿着拖鞋的母亲。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母亲自觉排在队伍后面。

轮到母亲的位置了，我把写在手机上的七字联递给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书法家。书法家满含真情、屏气凝神，手起笔落间，上联：迎喜迎春迎富贵，下联：接财接福接平安，横批：吉祥如意。一副力透纸背的行楷春联脱颖而出。看着飘着墨香的春联，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先将旧的春联撕碎扔掉，然后开始贴春联。右边贴上联，左边贴下联，门楣贴横批。手写春联果然比机制春联好看，书法优美，寓意深远，少了商业气息，有着中华传统文化气息，让人倍感亲切。

看着门上熠熠生辉的春联，母亲喜滋滋地说，现在才11点。记得母亲说过，除夕贴春联，一定要在中午12点之前贴好。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春节的仪式感，从一副春联开始。对年近八旬的母亲来说，春联不仅是贴在门上的一串汉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美好的祝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新年还在行进（外一首）

□李举宪

快乐的列车继续行驶着
中途狠狠踩了一脚油门
让它有足够的能量驶向后半部分

小城年前阵痛了一次
今天又开始发作了同样的毛病
我真想抚摸几下它的胸口
让它舒缓下来

钱钟书的《围城》在这里贴错了标签
只有将春风作为药引才能理顺一场肠梗

新年还在继续，我把它看作一场戏的开始

春天在悄悄地行进

才大年初七，后备厢再一次装上年货
以及一年的行囊悄然启程，不顾一路堵车

我终于读懂了，斑鸠在立春就敲响的钟
也敲醒了我们常年在异地谋食的饭碗
高速公路在后半夜才开始苏缓过来

白菜几天工夫就开始上薹了，酝酿花朵
种花人把木芙蓉枝插入泥土，期待秋天

春天明里暗里都在不停地行走
阳光照过来，轻轻地抓了一下我的骨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我的故乡正下着雪

□艾晓林

我的故乡正下着雪
雪花仿佛白衣仙子
在山野纵情舞蹈

圣灯山上参天古树
披上银色衣装
云谿寺摇曳的香油灯
在午夜闪耀

下雪的故乡
白雪覆满山坡
水田冰面闪着金光
山鹰在天空翱翔
晶莹的冰凌挂上树梢

我的故乡正下着雪
寒风吹醒我的梦
我仿佛听见母亲的呼唤
下雪啦！起床啦！
我仿佛看见小院石坝
小伙伴的嘻闹

故乡的第一场雪
温暖了我静静的冬夜
冬夜中的寂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龍年春訊

08

重慶晨報

2024年2月18日

星期日

主編 江前兵

視覺 胡穎 秦剛

制圖 朱正非

校審 曹珂 黃穎

